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十三回 楊大郎路阻蛾眉嶺 殷尚赤情戀張瑤琴

話說楊么同著張龍、趙虎一徑出城，往大路而走。忽見駱敬德拿了一籠酒飯，要送入監來，與三人吃。忽見三人竟釋放了出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哥哥怎得出來？」楊么道：「我正要到你家來，與你說話。」遂將常況認罪說出。駱敬德道：「如今先送了哥哥到家，再來看常況吧。」兩押差忙止道：「到你家去便又耽擱，既在此會過，不消又去。況且我們出來，王豹尚不知覺；倘若曉得，恐懷恨又來作吵，別生事端，須宜早去。」楊么遂扯駱敬德到傍說道：「我與常況當堂，不曾說得半言，因此去放心不下。我今吩咐你，可星夜去報知丁謙、於德明來救他。」駱敬德聽了，只得拜別，自入城去。楊么同著押差前進，一路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一日正行間，望見前面一座大山橫著，十分峻險可畏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巉岩峭壁，四下常聞虎嘯，危峰陡石，周圍時聽猿聲。曲折難分上下，逶迤莫辨東西。古木參天，空隙處隱隱露出寨宇；黑雲蓋地，消散來微微晃動旌旗。山前樵子，半是嘍囉，莊後農夫，俱係小校。呼呼喏喏，無不戮力同心；遣遣驅驅，皆是捨生拚死。看到喜來，幾處嶺峰黛色，若描若畫似蛾眉；觀到驚處，數塊頑巖惡相，如藏如伏有強形。果然不疑是虎穴，確乃定知是賊窟。

三人立看了多時。兩個押差有些心怯，不敢前進。楊么道：「山中就有強人，只不過劫奪往來客商財寶。我是個罪犯，你們是押差，怕他怎麼？」二人說道：「你這話也說得是。」只得慢慢走來。

須牢記話頭，如今將這山內的緣故說出。這山叫做蛾眉嶺，北連汴都，南達荊楚，東跨鍾離淮泗。當時上面是一個僧眾叢林，只因被兩個男女魔頭將這條嶺盤據，趕逐僧眾，占住叢林，改作山寨。這男魔頭叫做鑽心蟲、遍地錦殷尚赤，是東京一個敗落戶子弟。自小乖巧，到大來喜習弓馬，愛刺槍棒。父母早已亡過，只他一人，同幾個伴當過日。遂在外尋名師，結豪友，不幾年學得一身武藝。回家又尋了一個有名的刺繡，將身上前後刺就了百朵纏枝牡丹。終日輕輕薄薄，打扮得俊俏，去串巢窩，闖勾欄，插科打諢，尋趣調情，勾勾引引。便逗引。便逗引得滿院中婦女，個個愛他少年人物聰俊，又喜歡他風流在行，俱與他打牙犯齒。殷尚赤俱不在意，卻貪慕張鴛兒家一個女子，叫做張瑤琴。生得千嬌百媚，件件皆能。人說他還是當年李師師在日教養成人，後來被張鴛兒得了來家，故此遠近聞名，勾欄院中推她為第一個出類撥萃的女子。往來相與的，俱是王孫公子、宦家兒郎，等閒人皆不能見面。這殷尚赤因日日在院中同這些粉頭往來，將他姓名傳播，漸漸傳到張瑤琴耳內。瑤琴也留心圖個相會。

不期一日天然湊巧，送客出門，回身閃立在二層門內。早被殷尚赤看見，便疾忙趨走入門，上前恭恭敬敬唱了一個肥喏道：「小子殷尚赤，一向敬慕娘子花容，不勝饑渴，自愧無緣拜識，不意今日恰得遇巧，覩面撞著，實是三生大幸。」瑤琴聽見是殷尚赤，便將他看了一眼，果是一個風浪年少，不勝歡喜。遂喜孜孜的還下禮來道：「賤妾微賤，感蒙郎君垂譽過情，使妾赧顏無地，然亦有心已久。倘蒙不棄，願俟異日，謝絕荊蕪，被薰蘭麝，與郎君便竟夜之歡，不識可否？」殷尚赤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此固所願也。」兩人遂訂了日期。殷尚赤遂千歡萬喜，稱謝出門。

到了這日，殷尚赤在家，從清早起床，因暗想道：「從來鴛兒愛鈔，小娘愛俏。我往常縱有此雄心俠骨，今日卻一些也用他不著，是必要收斂一番，放出些摩弄溫存，話兒軟款，才是個串勾欄的子弟。若有一毫破綻，須吃他嘻笑不了。」想定了主意，遂收拾收拾，打扮起來。頭戴飄飄一字巾，腳穿細白布窄桶襪，套著一雙藍色花紗彈子頭軟底鞋，換了一條白綾褲子，帖身穿著土綿綢汗衫。罩著一件松花色的綉襖，用條白湖縐汗巾，拴了腰，然後將件鸚哥色，時樣細花璐稠大袖褶子穿在外面，走到鏡邊，將渾身上下細細照看了半晌。又去開籠，取出一柄名人畫寫的牙骨金扇，放在桌上。將一盒龍涎沉香放在爐內，熏得滿身香透，才去取出一個細竹絲金漆的盒來，將四疋顏色紗羅用紅紙包係了兩頭，又將紅紙封了十兩白銀，同放在盒內。此時日已過午，不能再緩。忙叫一個小伴當，捧了漆盒出門，一徑望勾欄院來。

這張瑤琴那日與殷尚赤訂約了日期，進來與張鴛兒說知。張鴛兒聽了，心中甚是不快活了半晌，只得說道：「他是一個破落戶浪蕩花子，終日在院中騙人酒食，怎得大出手來關你？況且你名重東京，往來皆是富豪，若與他往來，必要損名。我兒不可為他減色。」瑤琴笑道：「我已面許，豈可自食其言，人誰笑我？」張鴛兒見他執意，因一家兒止靠她賺錢，便不好十分阻擋，只得應允。瑤琴方才歡喜。遂交約殷尚赤的這日，在人面前推托有事，概不見客。到了這日，果是沒人來纏擾。她只照常妝裹，在房中等候。等了多時，早有使女進來報喜道：「殷大官人來也。」張瑤琴忙走出房來迎接。早是張鴛兒在外接著，一眼看去，見盒內盛著綉疋銀兩，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大官人帽兒光光，今夜准做新郎。我小女與大官人恁的好緣分，一見情投，已是閉關數日，不知回絕了多少王孫貴客，今在房中守著哩。」遂接入堂中，見禮畢。殷尚赤遂送上禮物道：「此小獻敬，聊當一茶，幸忽見笑。」張鴛兒笑道：「殷大官人在院中走了多時，怎恁般不老到，還要破費銀兩？論理來，老身不敢接受。若不接受，又說是過於推卻，轉是矯情。只得留著，與小女做衣服買花朵兒插戴吧。」說未完，只見瑤琴從後面走出，比著前日初見時，愈覺可愛。殷尚赤起身，連忙施禮道：「今日小子何幸，得步仙宮，親邀玉女，特具誠心來隨左右。」瑤琴答禮道：「即是郎君俊俠，賤妾得能接見，深慰鄙懷。」二人坐下，吃了幾遍換茶，張鴛兒遂引入到一間幽雅小閣中來。裡面已有使女侍候，桌上擺列許多果品。三人吃了一番。到傍晚時，擺出酒席。殷尚赤與瑤琴對坐，張鴛兒下陪，大家說說笑笑，飲了多時。張鴛兒見夜色已深，即起身辭出。殷尚赤亦覺暢心，遂與瑤琴淺斟慢酌，說一回風月，訴一回愛慕，訂一番深盟，各恩恩愛愛，直飲得春色撩人，風不吹而花自舞，方才起身，共攜手入房，受用那鳳幃錦枕之樂。二人直睡到次日巳牌時分，方才起身。殷尚赤足不出房，與瑤琴百般作樂。有時品簫度曲，有時博奕彈琴，到了倦來，出房同蹴一回氣球。真是瑤琴諸般俱妙，卻喜殷尚赤件件俱能。又放出此綿還軟的工夫，溫存親熱，張瑤琴十分歡喜，心愛殷尚赤風流解事。自此兩人日夜盤桓，你憐我愛。

一日，二人正得意間，忽見張鴛兒走入房來。二人相見了，張鴛兒坐下說道：「我兒這幾日在房中與大官人作樂，不知我作娘的在外日日與人論口，回這些豪華熱燄之人。要求見你一面，說我將你接了貴客在家，關門賺錢。我只得極力說謊。回了這家，那家又來。這還不過費唇舌的事。近日來了幾個富商，慕你容貌才華，上門來了幾次，也被我說謊回去。他不知在那裡打聽得你接了大官人，閉門謝客，便在外面百般嘲笑道：『撇了富貴，苦守清貧，將一株搖錢樹弄倒，少不得樹倒猢猻散。看她這一身債負，若個賠償！』叫人吹到我耳中來，我便不勝氣惱。卻見你與大官人正在情濃頭上，只得忍在心中，不好來對你說知。不期這幾個富商在院中看來看去，並沒個中他的意見，定要來看你。便托了院中走動慣會說合的趙寡嘴、李嚼蛆、搗鬼王三拿著白晃晃、赤燄燄的大塊金銀，紅紅綠綠的綉緞來，只要我開口，許約日期，便不問長短，撇在家中，再來討回話，倒叫我看了好不動火。不期今日來了幾個有勢力的債主問我討索。我回他再過些時，他便著急發話道：『你家恁好貨賺錢，怎比別家一般回債？』便鬧鬧吵吵。內中有一個刁鑽的，竟往我房中走入。我一時收斂不及，被他看見了這些禮物，一發說我慳吝，不肯還人，倒叫我一時有話也說不來，只得央人慢慢調停，說知就裡。等我接了富商，將這禮物還他，才肯走散。費了若干唇舌並酒水閒茶，氣惱沒處說苦，只得走來與你說知。我曉得大官人積年在院中走動的，必有些見識，不知可有些計較？若依我的愚見識，不如大官人暫回去幾日。等小女接過了富商，得這項銀錢，還清了人，再來圖個長久，倒是兩便。」

殷尚赤忽聽了張鴛兒這些言語，明知是欺貧愛富借端起發，心中十分惱恨。欲待發作，忽轉了一念，道：「我與瑤琴正在恩情眷戀，不能少離，豈肯被幾個臭商行此作賤？你既要銀錢使喚，我家去取來，你用便了。」張鴛兒聽了，遂滿面添花，說道：「若是這般，轉是我得罪，說我有意起發大官人了。既承大官人有此美意戀貪小女，只得要借些來分散還人，圖個清靜。話來言語不到，看小女面上，萬勿記憶。」殷尚赤笑了一笑，隨即出門回家，將向日私蓄盡行取來，交與瑤琴。瑤琴即拿去與鴛兒。鴛兒見有百金，便滿心歡喜，遂日日美酒佳餚百般款待。殷尚赤安心樂意與瑤琴恣情取樂。

常言道：「銀錢有個時。」子弟情濃，鴛兒厭舊。過了些時，鴛兒又來生端起發，殷尚赤自知家中無鈔，便〔不好再〕番硬口，只含糊推疊作啞。張鴛兒見光景不像，便常來絮聒，漸漸捉雞罵狗，比張說李，連飲食酒水俱不來照管。先前還在背後發作，到後來竟當面搶白。瑤琴甚不過意，只窩伴殷尚赤在房中。殷尚赤只得忍氣吞聲，且圖快活。

張鴛兒見趕他不勸，遂暗暗設計。先一日叫個使女到瑤琴房來說道：「娘打發我來，說唐媽媽家明日是她五十整壽，合院的姊妹們俱與她上壽。娘已準備了禮物，明早同姐姐去，下午便回。叫姐姐料理，莫待臨時忙亂。」瑤琴應允。到了次早，使女一替替來催。瑤琴連忙插戴，更換衣服。因對殷尚赤說道：「你沒事只在我房中坐，我去拜完了壽，下午回來與你耍子。」遂同使女出房。張鴛兒已立在堂中，著人忙抬禮物，便叫瑤琴上轎，自己也坐了轎，一齊出門。轎夫便一肩抬出城來，到了一家門首歇著。張鴛兒就來揭簾，對瑤琴說道：「終日被這窮鬼纏住，怎得有個好日？我今受了一個大鹽商董敬泉的重禮，將你哄來。與他在此歡好些時，等這窮鬼離了我家，方抬你回去。」

瑤琴才曉得中計，到此也無可奈何。只見門內走出一人，肥頭大臉，一嘴連鬚短鬚，身材有八尺長短，頭戴一頂纏綜大帽，身穿一件月白光綾衣服，腳下撒著一雙紅鑲闊面鞋，前後俱有雲朵，跟著幾個伴當走出門來，笑嘻嘻朝著轎中拱請瑤琴出轎。瑤琴沒奈何，只得輕移蓮步走出轎來。董敬泉遂用手來攙，一同到堂中相見，坐下說道：「俺是久慕瑤琴大名，再沒得見。今日相見，果是個紅紅白白的美人兒，喜得俺心窩裡只是怪癢，手腳俱是麻戰著哩。」瑤琴聽了只不言語。張鴛兒見她不語，恐怕得罪，連忙陪笑說道：「我老身只得這個小女，今年才一十九歲，從幼嬌美，與人初見面時常有些害羞。只這種害羞處，蒙東京這些王孫公子，俱稱贊她有些閨姓嬌態，不似院中這些沒脊骨、輕骨頭、歪喇骨的身分，便就歪纏人。若與小女相久，卻是情深，再不肯輕易拋閃。現放著家中一個窮鬼，員外你是曉得的，她還戀戀不捨。今日我為了員外，費了一片心思，用個調虎離山計，將她哄賺了來。如今進了員外的門，只要員外將她奉承的歡喜，溫存的快意，等我回去打發了窮鬼出門，來接員外與小女到家，朝暮一處快樂，使院中人曉得員外是個出色好頑的子弟。員外你道何如？」董敬泉聽了十分歡喜，著伴當去辦酒菜，與瑤琴較個量兒。不一時，先有個伴當來，堂中擺了一張大桌，將兩碟蔥蒜、兩碟鹽醋放在兩旁，然後搬出肴來，卻是白煮的肥肉、嫩雞、鮮魚、壯鵝，又是幾碗果點並兩壺裹兒紅燒刀火酒來。

張鴛兒使瑤琴與董敬泉並坐，自己橫坐，只夾七夾八的打諢。飲了半晌，董敬泉道：「俺自吃不慣悶酒，與瑤琴豁個拳兒，才有些興趣。」瑤琴初然不肯，當不得張鴛兒連丟眼色，瑤琴不敢不依，只得出手。誰知董敬泉是個粗直蠢漢，那曉得豁拳的秘訣有個騰挪閃躲，先叫後出。他只捏著拳頭高聲顛氣，從背後豁出來喝五叫六。瑤琴只柔聲媚語，便豁得花一團、錦一簇，十拳中倒贏了七、八拳。張鴛兒將大杯篩敬。董敬泉喝一杯，只叫「好個拳頭，吃得俺也心服！」遂連輸連吃。及至費盡了力氣，贏得瑤琴一拳。瑤琴因要留量，又不肯多飲。董敬泉見了，發惱起來道：「酒也不肯喝一杯兒。俺不會獨吃？要你來弄鳥！」張鴛兒見狀，忙陪笑說道：「我小女不肯吃酒，卻是她的好意，借花獻佛，替你老人家得酒得色。可知將她灌醉了，夜間有甚鳥弄？」董敬泉聽了，方才哈哈大笑道：「若不是你說，險不錯怪了人。想來還是俺的拳低，如今擲個色兒吧。」便叫伴當取過色盒，內中擺著六個牙般，因說道：「俺也卻不曉得什麼閒文，只同瑤琴對擲，見個紅吃一杯吧。若是走色、蹺色，便是有紅也不算。」遂高高興興一遞一擲。不期心粗氣浮，一時再擲不出。及至擲出紅來，不是色子跳出盆外，便是兩個色子疊在一堆。瑤琴只是暗笑，還用纖纖玉手輕輕的捉綠箝紅，擲將下去，盆內不是三紅便是五紅，弄得董敬泉吃也吃不及。張鴛兒恐他又發惱，連忙陪笑說道：「人逢喜事若有神助。小女今日接了員外，恁般喜事，故此只擲出紅來，要員外多吃杯喜酒。」董敬泉聽了，直喜得爽心燥脾，遂杯杯不卻，有了六、七分酒意。眾伴當點上燈來，便不擲色，只與瑤琴玩玩耍耍。不一時，同入房去。張鴛兒見進城不及，也就宿了。

只說這殷尚赤坐在房中，便坐得無聊無賴，只得除下一隻紫蕭，吹弄了一番，甚覺無味。因困倦起來，遂和衣睡倒在床上。不期睡醒時已是傍晚，連忙坐起，不勝驚疑道：「她許我下午即回，怎麼這早晚還不來家？閃得我獨自在此，好不悶人！」正驚疑問，早有使女點燈進來。忙問道：「你家姐姐怎還不來家？」使女道：「恐怕也就回。俺娘不在家，沒人料理，官人只胡亂吃碗夜飯吧。」遂去送進兩碗菜飯來。殷尚赤見了，好不耐煩。因見果是沒人，只得吃了一碗，叫她收去。遂對著一盞孤燈，側耳守等回來同睡。不期守等到三更，並不見到，不勝著急。要出房著人去接，卻見人俱睡熟。因想道：「必是她家留酒。從來女人吃酒，必是夜間，恐怕搬演故事、跳對兒耍，怎肯放她先回。大約天明才來，我今等也無益。」便又睡去，一時那得睡著，只千思萬想，看著到了天明。起來梳洗完，還不見瑤琴回來，便十分著急。叫人去接，使女中虛應聲自去。又等了多時，只得出房到室中來。

忽見張鴛兒回來說道：「昨日小女拜壽回來，不期恰遇著前日說的這個富商看見，不由分說，著得力人抬了回去。我一時沒法，只得同去看個下落，今日先回。」殷尚赤聽了，竟似一桶冰水從頭頂上直澆到腳底，冷了半身。呆立了半晌，問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張鴛兒笑道：「我們一個勾欄院人，子弟們你爭我奪，有錢為上，是個常事。終不然是良戶人家，只被你一人占住，哄你什麼？如今女兒不在家，大官人須索別處去走動些時，有錢再來！」說罷走入內去。殷尚赤大怒，趕來打她。只因這一打，有分教：為色忘身遭隱阱，施恩豈慮後災殃。